



丁文江的传记

胡适著译精品选
● 胡适 / 著



安

=6

社



的传记

丁文江

胡适著译精品选
胡适 / 著

DINGWENJIANG
DE
ZHUANJI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文江的传记/胡适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1999.10

(胡适著译精品选)

ISBN 7-5336-2289-8

I. 丁… II. 胡… III. 丁文江-传记 IV. K8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2273 号

责任编辑:蔡宏淑

装帧设计:包云鸠 吴亢宗 王为民 黄彦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

印 刷:合肥晓星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6.875

字 数:160 000

版 次: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3 000

定 价:12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651321

邮 编:230061

出版说明

胡适著述甚丰，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。为满足读者的需要，本社在出版《胡适全集》之前，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（译）作。这些著（译）作的出版，或采用初版本，或采用较善版本。书中个别有误植、脱字、衍字之处，均予改正。

《丁文江的传记》最初（1956年）刊载于台湾《中央研究院院刊》第三辑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》上，1960年6月由台湾启明书局出版，并附了作者写的《校勘后记》，1986年台湾远流出版发行公司出版《胡适作品集》，将其辑作第二十三集。

本书在整理过程中，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和研究成果，谨致谢意！

1998年8月

目 录

- [1] 引言

- [4] 家世和幼年生活
- [7] 他的恩师——龙研仙先生
- [11] 他在日本一年多——计划往英国留学
- [15] 海上的救星
- [18] 在英国留学七年（一九〇四——一九一一）
- [25]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
- [30] 地质科科长——地质研究所
——北大地质系
- [35] 民国初年的旅行——太行山与山西铁矿——
云南与四川
- [44] 丁在君与徐霞客
- [52] 地质调查所所长（一九一六——一九二一）
- [60] 北票煤矿公司（一九二一——一九二五）——《努
力周报》（一九二二——一九二三）
- [75] “玄学与科学”的论争（一九二三）——附论

他的宗教信仰

- [104] “大上海”的计划与实施 (一九二六)
- [123] 回到地质学来：广西的地质调查 (一九二八)
 - 西南地质调查队 (一九二九——一九三〇)
 - 北大地质学教授 (一九三一——一九三四)
- [141] 独立评论 (一九三二——一九三五)
- [155] 苏俄的旅行 (一九三三) ——最后三年的政论
- [181] “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”

- [203] [附录] 丁文江遗嘱

- [205] 校勘后记

- [211] [附录] 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
- [214] [附录] 龙研仙同情革命 (芝翁)

引 言

丁文江先生死在民国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一月五日。他死后，《独立评论》给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刊（《独立》一八八期，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），收了十八篇纪念文字。以后还有几位朋友写了纪念文字寄给我们，从二月到七月，又收了九篇（《独立》一八九期，一九三期，一九六期，二〇八期，二一一期）。这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里有不少传记资料。可惜傅斯年先生已宣布的三个题目，——“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”“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”“我在长沙所见”，——都没有写出来。于今傅先生也成了古人了！

傅先生在他的《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》里，曾说：

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；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；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；他是抹杀主观，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，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。这样的一个人格，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。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。他若不作，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。

我自己在《丁在君这个人》一篇文字里，也曾说，“孟真和我都有将来作丁在君传记的野心。”我又说：

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。孟真在他的长文里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，立论最公平。（适按，孟真在第二篇长文《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》里，论述这段故事更详细，见《独立》一八九期。）他那个时期的文电，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必定可以有详细而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。……

二十年很快的过去了。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，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，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；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，能领导人，能训练人才，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。孟真说的不错：“这样的一个人格，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。”所

以我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，要写这篇《丁文江的传记》。

在这二十年中，传记材料很难收拾。例如上文说的关于民国十五年的文电，至今我没有见到。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《丁文江传记初稿》，在五年前寄给我。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。他自己说，“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，我已老得不成样子，若再蹉跎，不免辜负死友了。”这篇传稿是他追忆的一点纪录，也成了我的材料的一部分。

此外，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，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。遗著也很不完全，例如在君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写的文字，在天津《庸报》上写的文字，我在海外都看不到。因为材料太不完全，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。

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

丁文江，字在君，江苏泰兴县人。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（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，当西历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三日），他在《努力周报》发表文字，常用“宗淹”的笔名，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。

他的父亲吉庵先生，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。母亲单夫人，生了四个儿子，文江是第二子。大哥文涛，三弟文瀚，四弟文渊。他还有不同母的弟弟三人，文澜、文浩、文治。

文涛先生有《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》，说：

亡弟于襁褓中，即由先慈教之识字。

五岁就傅，寓目成诵。阅四五年，毕四子书五经矣。尤喜读古今诗，琅琅上口。师奇其资性过人，试以联语属对曰“愿闻子志”。弟即应声曰“还读我书”。师大击节，叹为宿慧。……

在君的天资过人，他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，故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。这种经验，崔东壁（述）曾在他的《考信附录》里说的很清楚：

自述解语后，〔先君〕即教之识字。遇门联扁额之属，必指示之；或携至药肆，即令识药题。……字义浅显者，即略为诠释。……以故，述授书时，已识之字多，未识之字少，亦颇略解其义，不以诵读为苦。……

崔东壁的自叙最可以给文涛先生这一段记载作注解，使我们相信“五岁就傅，寓目成诵”不是奇事，只是一个天才儿童早年先认识了许多字，后来拿着书本子，就觉得“已识之字多，未识之字少”，所以能“寓目成诵”了。

文涛先生又说：

弟就傅后，于塾中课业外，常浏览古今小说，尤好读《三国演义》。……六七岁后，即阅《纲鉴易知录》；续读《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诸书，旁及宋明儒语录学案。……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（贄）、史督师（可法）。又得顾亭林《日知录》，黄梨洲《明夷待访

录》，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，爱好之，早夜讽诵不辍。……时取士犹用八股文，塾师以此为教，亡弟亦学为之。……于古文，始尝推许韩昌黎，既而……乐诵大苏纵横论辨之文。年十一，作《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》，首尾数千言。……

我详引这两段追记的话，因为在君十六岁已离家出国，他在日本时已能作政治文章，他读中国经史书，他作中国文，中国诗，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。那根柢起于他母亲单夫人的教他识字，成于他自己在私塾时期的博览自修。

单夫人是一位很贤明的慈母。文涛先生说：

先严……诸事旁午，鲜有暇晷，涛兄弟以养以教，壹以委之先慈。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，而起居动止，肃然一准以法：衣服有制，饮食有节，作息有定程，一钱之费，必使无妄耗。事能亲为者，毋役僮仆。即不能，偶役僮仆，亦不得有疾言厉色。……

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，据他大哥说，是他母亲的家教“植其基”的。

二 他的恩师——龙研仙先生

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，是江北的一个小县，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“风气锢塞”的“滨江偏邑”。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，是最危险的事。王荆公有《伤仲永》一篇短文，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，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“泯然众人矣”。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“远涉数百里，已非习见，遑论异国！”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，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，十八岁就到了英国，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，——这个大转变，这个大解放，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，忽然遇着一位恩师，——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。

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：

弟年十三，出就学院试。时盖“戊戌政变”后之翌年也。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，兴黉舍，倡新学。闻弟有异材远志，语先严挈弟入署，将面试之。弟……入谒，〔龙公〕试以《汉武帝通西南夷论》。弟文多所阐发，龙大叹异，许为国器，即日纳为弟子，并力劝游学异国，以成其志。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。

我细读此段，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。第一，在君出去“就学院试”，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。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。照那时代的惯例，幼童应考，往往得到学院“提堂”的优待，在君已能作文字，他被取作秀才，似无可疑。海外无可稽考，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^①。第二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，一八九九）。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，似乎在两年之后^②，在他十五岁时（光绪二十七年辛丑，一九〇一）。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，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，曾有诗两首，其一首说：

十五初来拜我师，为文试论西南夷。

① 丁文渊按：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。

② 文渊按：适之先生的考证，一点没有错。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，照当时的习惯，须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。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和院试无关。

半生走遍滇黔路，暗示当年不自知。

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“会”字，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。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，——只可惜在君的诗，我们没有看见原稿，只靠朱经农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”本子。但“十五”两字，依平仄看来，似乎不错。

我们因此推想，这位龙研仙先生（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，龙润霖的侄子。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《宋元学案》的学者。在《宋元学案》的后序里，他曾提到他的“儿子璋”。）收了在君在他门下，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“戊戌维新”时代的“新学”。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诸公的书^①，都不像是那个“风气锢塞”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，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。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《纲鉴易知录》，或乾隆《御批通鉴辑览》，那是可能的。在君幼年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又读《四史》（《史记》，两《汉书》，《三国志》），我

① 文渊按：我们家中可能因为先曾祖曾游宦浙江，颇藏有若干书籍。我们年少时，每年须将藏书曝晒一次，尚能记及顾、黄、王诸公文集。先曾祖馥堂公仅有子女各一人，子为先祖振园公；女则嫁六合唐府（名已记不清）其翁某为翰林，和曾文正公同时，奉命在乡主办团练。后因太平之乱，六合失守，先祖姑夫妇逃到我们家中避难。先祖姑就死在我们家里，她仅生有一女，因外祖母钟爱（即先曾祖母），从小就留居外家，至出嫁时，才回其父家。我们这位表姑母，我们从小称她为“寅姑妈”，她的大名，我从来没有知道。她和苏州名进士曹叔彦先生结婚以后，她们夫妇起初每年都来我家一次，拜见外祖母，以后也往来不绝。我这位表姑父尝治《孝经》（我们家中也藏有此书），虽未做官，然而对清室极忠，终身做遗老，不肯剪辫子。我在一九三五年，到苏州的时候，还拜见过他老人家。他对家兄们的读书，似有影响，因为先母的遗志，本来是要在君家兄去苏州，从叔彦先生攻读。先母去世时，在君家兄十四岁。

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。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，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，他读的《宋元学案》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。

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，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。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，所以文涛先生说：“戚友多疑阻，先严不免为所动。”龙公不但用“父母官”和“恩师”的力量来劝导，还替在君设法，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。这样的出力，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，才使丁老先生“举债以成其行”。

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，是在君终身不忘的。在他死之前一个月，——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，——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，他还向朱经农说起“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，面试《通西南夷论》，如何劝他研究科学，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”。他说：“他若不遇见龙先生，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。”（朱经农先生的纪录，见《独立评论》一八八期）

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 ——计划往英国留学

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，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（壬寅，一九〇二），那时他十六岁。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，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，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，到三十年（甲辰，一九〇四）的三月。

他在日本的生活，只有李祖鸿（毅士）先生和汤中（爱理）先生的追忆（《独立评论》第二〇八期，第二一一期），可惜都不详细。汤中先生说：

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，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，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，写文章。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〇四年的前后，出了好几种杂志，……如